

“刀客”的“刀”



太刻骨铭心啦，老朽与杜焱竟是通过一顿薄酒相识的。

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杜焱的女朋友刘成娟大学毕业来到达州日报社，被安排到老朽统率的一个小部落里当编辑。一天，他来看刘成娟，正赶上午饭，老朽就在报社伙食团炒了几个菜款待他。那时他在达州市广播电视局上班，身材细瘦，文静腼腆，像个高中生。老朽虽然“文名”不大，可“酒名”不小，是参加过“重庆海量杯啤酒大赛”的“老酒罐”。我不知道杜焱的“酒道”深浅，本想喝几杯表表心意就算了，殊不知上得桌来，老朽敬他他来者不拒，他敬老朽一杯紧接一杯。就这样你来我往，喝空的酒瓶在地上摆了一坝坝。老朽当时还以为他“真能喝”，是“酒逢知己”呢。可刘成娟告诉我，杜焱可是“遭灌惨了”，下午班都没法上，昏睡了半天加一夜。虽然老朽当时没有料到杜焱会成为声名远播的“刀客”，但我料定他将来会大有出息。

时间飞逝，杜焱已变成他自己所说的“大叔级别的人了”，十年磨一“刀”，终于将一部“刀文”摆在了读者面前。对于“刀文”的短短长长，读者早有评说：“刀客以刀技见长，善使飞刀，大刀小刀，削水果皮刀，青龙偃月刀，当面一刀，背后一刀，温柔一刀，豪情一刀。”“伶牙利齿，刀光剑影”，“很严肃的话题也可以用很幽默的文风引出来。无愧是达州刀客，刀刀见血。”纵观“刀文”，我觉得杜焱也确实“能扯”：他从张艺谋的七个“葫芦娃”，扯到刘晓庆

的“前列腺”；从李安的打造“少年派”，扯到李双江的打造“少年犯”；从达州走出的黄英，扯到美国的孔庆翔；从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，扯到音乐界的黑老大臧天朔；从庄则栋轰轰烈烈的“乒乓外交”，扯到美国副总统拜登的“炸酱面外交”；从张子怡的“裸替”，扯到费翔的“胸毛”；从盲女报贩那颇具特色的吆喝，扯到邓文迪那小三中的“战斗机”；从大量女星这类肥水流入“外国田”，扯到中国的3000万光棍；从82岁的杨振宁博士迎娶28岁的翁帆，扯到兰尼埃亲王为凯利长达23年的“守寡”……他既把精彩绝伦的世界杯比喻成搓麻将，也把曾经“雄起”的全兴队比喻成“二奶”；既忙着给中消协写“举报信”，也不忘给中足协发“鸡毛信”；既有天马行空的宏观叙事，又不忘脚踏本土的民生关照……东拉西扯，纵横捭阖；上下五千年，南北八万里；嬉笑怒骂，言不失格；顺手拈来，即成美文。刀刀“斩腥秽”、“剜污浊”，刀刀“取脓疮”、“摘毒瘤”。

文有文胆，刀有“刀胆”。老朽不想对“刀客”娴熟的“刀功”、深邃的“刀眼”多说什么，只想说说“刀客”的“刀胆”。

当“刀客”很酷，当“刀客”也很难。既然舞刀弄剑，就难免触到某些人的神经，被兴师问罪在所难免。这里向读者透露一点老朽亲历的有关杜焱“惹事”的见闻：那是二十世纪初，“刀客”还未问世，杜焱在达州广播电视报任副总编辑，有次，他写了一篇略带“刀味”的通讯，刺痛了某些人的

神经，“座谈会”几乎开成了对他的“缺席审判会”，大有要摘掉他头上那顶微不足道的乌纱帽之势。老朽也被“请”去参加“座谈会”，目睹如此众多的人“围攻”未能出席座谈会的一个“小吏”，质问会议主持者：“今天是开的座谈会还是审判会？是不是要揪右派？反右倾？”此“问”一出，引得“斗争的矛头”马上转向了老朽。

幸好，杜焱那次涉险过关。他不但没有因为写了篇“惹事”的通讯而刀枪入库，反而跃马横刀，干脆玩起了杂文，亮出了“刀客”这个让某些人一看就不舒服的笔名。

“刀文”里，杜焱曾有这样一段话：“现代爷们有很多烦恼：一手好字，被电脑废了；一只好胃，被酒精废了；一双好肺，被香烟废了；一双好腿，被汽车废了；一个好家，被情人废了；一个好官，被金钱废了；一个好球，被裁判废了；一把好刀，被帽子废了。”老朽从未担心“电脑”、“酒精”、“香烟”、“汽车”、“情人”、“金钱”、“裁判”能废杜焱的“好字”、“好胃”、“好肺”、“好腿”、“好家”、“好官”、“好球”，但始终担心“帽子”会废他的那把“好刀”。“惹事”是扼杀“刀文”的外因，“怕事”才是将“刀文”置于死地的内因。提拔一个两面三刀的“政客”轻而易举，培养一个智勇双全的“刀客”难上加难。所以，只要一个月不见刀客的文章，老朽就皇帝不急太监急，憋不住托刘成娟给杜焱带话：不能停笔，杜焱不做文章就不是杜焱了。好在老朽是庸人眼浅，杜焱不但没因怕“耽误前程”而“弓

折刀尽”，反而大刀阔斧、快刀斩乱麻，在那片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里纵横驰骋，越战越勇，“刀技”日精。

文化是不分地域的。杜焱在达州，是“达州刀客”；杜焱在德阳，是“德阳刀客”；杜焱在蓉城，是“蓉城刀客”；杜焱在神州，是“神州刀客”；只要全世界读者上网，杜焱就是全世界读者的“刀客”。如今，“刀客”正当盛年，“捉刀”的时间还很长。老朽断言：当杜焱成为真正的“刀笔老手”时，他更会“宝刀不老”。我们就一边读着“刀文”打“精神牙祭”，一边陪着地球慢慢变老吧。

老实坦白交待，接到杜焱要老朽为这个集子写点什么的电话时，老朽还“磕巴”了一下。早在10年前，老朽就在四川文学“乱弹”专栏发表过《不敢作序》一文，表明了从此不再给别人书籍作序的意愿。因为给别人的书作序，起码得是名人，而且得是那种“有实力”的名人。老朽虽然胡子白了，牙齿缺了，年纪一大把，可只是一个“无名老卒”，胡乱给别人的文字作序，难免丢人现眼。更何况又是给“刀文”写点什么。但“磕巴”一阵之后，老朽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个活儿应了下来。虽然老朽有文字功力不济的劣势，但对杜焱的了解则有优势。言为心声，就据我最熟悉，最想说的，写那么几句吧，还嫌哪门子虚？所以，大着胆子拉拉杂杂写了这些，如文不如意，请“刀客”一键删了就是；如勉强说得过去，放在“刀文”之前，权当“狗头接招”；放在“刀文”之后，权当狗尾续貂。

西窗

本期刊头题字：黄跃军

2013年
(第36期)

E—mai: dzrbshzk@126.com

母亲

母亲今年九十二岁了，按照人体生命的年轮应算是高寿了。

母亲眼不花，思维反应也很快，真是我们做儿子的福分。特别是已达高龄的母亲，每逢节假日我和妻儿回老家探望她，临走时，她总是抓住我的手，对我说，儿啊，现在这个世道多好，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，干工作要对付得起国家给你的那份工资。每一次聆听母亲的教诲，我灵魂深处就受到洗礼和净化。

是啊，我的母亲不仅高龄，而且刚毅、坚强、淳朴、善良，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在她身上得到传承。

母亲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弯腰低头。孩童时，总听您讲在外婆家穷困潦倒的日子。忘不了，您长年和外婆住在岩洞里，寒冷的冬季，打着赤脚，穿着薄薄的用土纺线机纺织的土布，到野兽出没的崇山峻岭采集野菜。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，您一床旧棉絮盖了几十年。忘不了，您年仅七岁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一大早起来，劈柴、烧水、煮野菜，偶而十天半月才能见到的白米，也只能熬成稀汤汤的“粥”，还端着从深山老林采集的草药熬成的药汤送给长年卧病在床的外公。忘不了，您十三岁含着苦涩的泪水，给大地当丫环。一次，地主婆嫌您送茶送慢了，打了您一巴掌。您想起卧病在床的外公、同命运不屈抗争的外婆，于是，您下定了决心，就是饿死冻死，也不给地主当丫环。母亲，您就是这样的人，一个有着自己人格尊严的人。

带着辛酸，二十岁那年，您和父亲结婚了。没有一点彩礼，甚至连一件陪嫁的衣裳外婆家都负担不起。父亲同样是苦命人，十岁时爷爷、奶奶相继去世，可母亲您看中了父亲的忠厚、质朴、勤劳。在和父亲成家后，随着姐姐们的相继出世，父亲用扁担挑起家庭沉甸甸的责任。而母亲您更是起五更、睡半夜，喂猪、养鸡、养鸭、养蚕、繁殖兔仔，凡是能挣钱养家的家庭副业，您都用尽了心血和体力。

您和父亲凭一生的苦力，加上勤劳，终于在结婚后的第五年，修建了三间泥土墙的房屋。当房屋建成时，您搂着父亲失声痛哭。

解放后，家里分得了田地，父亲兴奋得像个十岁的小孩。在解放后的第五年，父母在原来三间泥土房的旁边又加修了二间土屋。忙完了一天的农活，母亲总是挤出一个小时到当时举办的贫下中农识字班去识字，一月下来竟能熟练地写出上百个字。

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浮肿病、饥荒席卷整个神州大地。多亏大姐在大队当保管员，大姐仅吃勉强维持生命极限的那么一点点，其余的全部带回家中，主要供父亲吃。那个时候，父亲千万不能倒下，因为他是家里撑天的柱子。父亲尽可能到荒山野地里偷偷种上些豌豆、胡豆等小杂粮，成熟时晚上把它们“偷”割回来。这个时候，母亲总是把几个月难得吃的一小块腊肉拿出来，让父亲吃，吩咐姐姐不要和父亲抢着吃。而就是在这样的灾荒年中，母亲还救助了生产队里的胡木匠和张裁缝。他们二人饥饿了四天，迫不得已向我们家要二斤米、二斤包谷。善良的母亲背着家人送给了胡木匠、张裁缝，帮他们度过了一周的饥荒。直至上世纪末，胡木匠临终前还把儿子叫到我母亲跟前，叫他跪下，给我母亲磕三个响头。

母亲一生笃信读书能改变人的命运，认为接受好的教育才能知大体、明事理。无论是三年困难时期，还是“读书无用论”甚嚣尘上的岁月，您凭着一双慧眼，总是让我们接受初中高中教育。我们兄弟姐妹在国家恢复高考后，先后考入大中专院校，母亲眼角淌出了泪水，别说有多幸福。母亲，您是这样的人，一个渴望子女用心读书的农村妇女。平凡，却蕴藏着母爱的伟大！

七绝三首

敬修之治水德政坊

玉垒浮云幻紫烟，千年竹费卸民肩。
官曹惠我些须事，我耸青碑入九天。
(注：敬禧，字修之，清光绪间任成都水利同知时，“察民无力负重，会详大府，撤销竹园档”，修堰之竹料改由官方采购，工料费由厅、县平摊。百姓感戴，为之建“德政坊”。坊在都江堰二王庙东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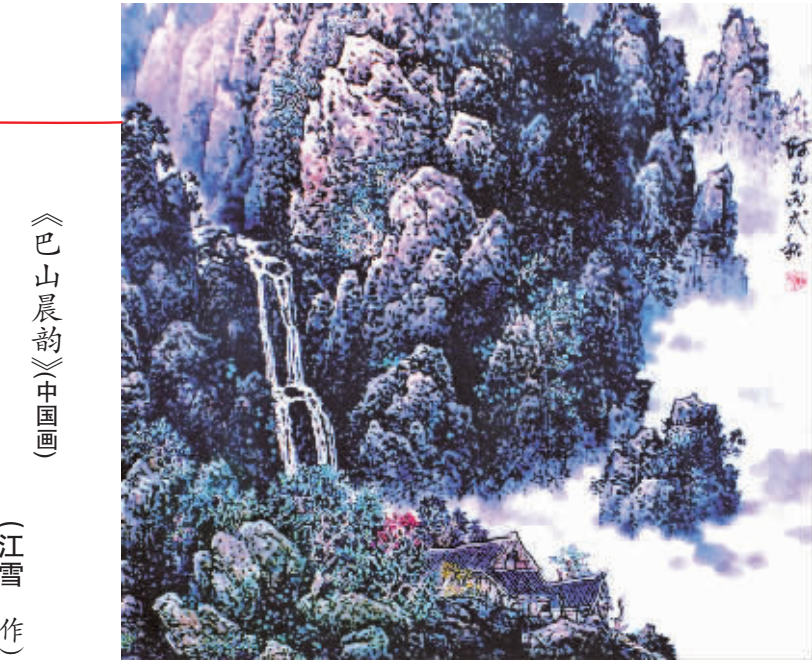
葡萄架下读书得句

悬床翠幕紫衣姝，释卷拈丝堕碧珠。
黄犬翻书非有意，潜心啄字小鸡雏。

船游明月湖

醉看秋山绕碧绦，凭舷牧雁唱新骚。
登临岂必重阳去，有意攀峰日日高。

冉长春



《巴山晨韵》(中国画)

(江雪作)

开创通俗诗派 繁荣中唐诗坛

——还原一个真实的元稹

元稹在中国唐代文坛上成就卓著，与白居易齐名，世称“元白”。《全唐书》将杜甫、李白、元稹、白居易、刘禹锡并列为“言诗”之列，“皆卓然，以所长为一世冠”。元稹同李绅、白居易等一道形成了一个通俗诗派，繁荣了中唐诗坛。元稹还是新乐府运动的中坚。

元稹在诗歌、小说、散文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，而以诗歌成就为最大，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赞誉。

元稹诗歌现存800余首。他与白居易一道开一代新诗之风气，形成流传至今的诗歌流派“元和体”、“长庆体”。

1.乐府诗成就较大

元稹如饥似渴地从杜诗中吸取营养，勤奋不懈地进行创作，为了使诗歌容易为民众接受，力求平浅明快，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”。

他写民间疾苦的诗历来为世所重，如《田家词》《织妇词》等，《田家词》《估客乐》等都是新乐府诗的上乘之作。

元稹诗借鉴了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，他的创作源泉是中唐时期严酷的阶级矛盾、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。他自幼接触社会下层，体察劳苦民众的生活，一旦现实需要，便道出自己心中之郁积，描绘民众的种种苦难，传达民众的心声。他虽然比白居易小七岁，但却是他启发了白居易写作新乐府。

在元稹反映民众苦难的诗歌中，我们看到了剥削压榨的残酷、贪官污吏的暴虐、皇室贵族的荒淫、平民百姓的哀号、正人真士的愤懑。这些诗篇是元稹干预教化

的武器、进行谏诤的奏章。元稹对新乐府运动的开展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。

元稹在新乐府创作上最成熟的作品是长篇叙事诗《连昌宫词》，它与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齐名。通过唐代洛阳附近的离宫——连昌宫边老人的见闻和经历，把离宫的兴废与唐王朝的盛衰自然联系起来。从玄宗王朝的兴衰到平定蜀中刘辟等叛乱，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，诗人尽收眼底。篇末借老人之口提出政治清明、国泰民安的殷切期望，此诗堪称唐代叙事诗的典范之作。

元稹诗歌内容反映现实面相当广泛，可分为指斥时弊、哀叹民生；愤世嫉俗、壮怀激烈两方面。

指斥时弊之一：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。如《田家词》：“姑舂妇担去输官，输官不足归卖屋。愿官早胜仇早复，衣死有几牛有犊，不遣官军粮不足。”揭露官军不过是一群打着收复旗号祸害百姓的豺狼。

时弊之二：宴游无度，奸佞当路。如《上阳白发人》：“我悲此曲将彻骨，更想深冤复酸鼻”，揭露官使乘机横行的丑态，控诉被幽

闭官人的不幸遭遇，提出解放官人的进步主张。

时弊之三：边将骄横，生灵涂炭。如《缚戎人》揭露边将掠掠百姓，冒名请功的真相。

元稹愤世嫉俗的篇章，以奔放愤激之词，喊出了隐藏心中的不平。

元稹的愤世嫉俗还表现在对官场黑暗、互相倾轧的揭露与鞭答。《巴蛇》《蜘蛛》《蚊子》等篇描写自然界毒虫之烈，归结到人世：“安知人世里，不有噬人人。”

2、艳诗与悼亡诗颇具特色

元稹诗中最具有自己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。

他的艳诗擅长描写男女间的爱情，细致而生动。艳诗分古今两体，有的为崔莺莺作，有的兼涉崔莺莺和韦丛。陈寅恪评此类诗“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，乃心仪浣花草堂之钗制，而为元和体之上乘，且可视为此类诗最佳之作者也”。但此类诗思想内容较差，有轻薄庸俗成分。时人斥为“淫言媒语”。《全唐诗话》中，杜牧说：“喜为淫言媒语，鼓煽浮嚣，吾恨方在下位，未能以法治之”。《醉海》评价说：“又颇有艳诗，对诗歌创作产生不良影响”。

元稹的悼亡诗是为悼念亡妻韦丛而作，韦丛的优点是不好虚荣。“贫贱夫妻”感情纯真。悼亡诗只述韦从贫贫富家之事，无溢美之词，眼前景，口头语，沁人心脾，耐人咀嚼。流传最广的三首《遣悲怀》，属对工整，如话家常，对律诗通俗化有一定影响。第三首结语“唯将终夜常开眼，报答平生未展

眉”，确是名句。但可惜言行不一，韦丛卒后，不过二年，元稹就在江陵府纳妾了。

元稹的悼亡诗超过晋代的潘岳，可与苏轼《江城子》媲美。

3、次韵排律独树一帜

元稹喜欢杜甫“铺陈终始”的排律。他与白居易竞相创作，自知不能超过白居易，遂用“次韵”的方法来压倒对方。

元和五年(公元810年)，元稹在江陵府所作《酬乐天书怀见寄》等五首诗，是元、白之间“次韵相酬”的开始。元稹认为，古诗次韵不足难，用排律次韵向白居易挑战。他的《酬翰林白学士(代书一百韵)》，依次重用白诗原韵，“韵同而意殊”。自夸“每被老元偷格律”的白居易，在次韵方面，却对元稹承认：“此足下素所长者，仆何有焉！”元稹首创次韵排律，在形式上争巧斗奇，风靡一时，但思想内容比较单薄，有的流于文字游戏，其价值并不高。

自从元稹创作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以后，“江湖间为诗者，复相仿效，力或不足，则至于颠倒语言，重复首尾，韵同意等，不异前篇，亦自谓为元和诗体，更是产生流弊了”。

元稹的小诗，如《行宫》很出色，“寥落古行宫，宫花寂寞红。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。”洪迈《容斋随笔》评此诗“语少意足，有无穷味。”瞿佑《归田诗话》说：“乐天《长恨歌》，凡一百二十句，读者不厌其长，元稹之《行宫》诗才四句，读者不觉其短。文章之妙也。”真是评得恰到好处。(连载之二)

杨国军